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六

宋

高宗皇帝

〔戊午〕

紹興八年

金天眷元年

春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以爲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

安國雖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于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道塗廢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

興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擾其心謝良佐嘗語人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及卒賜諡文定

帝定都臨安先是車駕將幸平江李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

避之名不宜輕動因具奏言之既而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爲

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彊敵陛下席

未及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

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至是還臨安始

定都矣

一日內侍移竹栽入內趙鼎見之責曰良樹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邪因奏其事帝改容謝之又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翼日間帝曰其人獻錢邪帝曰朕求

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于遠郡

三月復以秦檜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

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

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于帝而不知爲檜所

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字景初殊曾孫有憂色曰姦人

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

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庶素有威望臨發勞師于都教場便服坐壇

上自大將以下悉戎服步由轅門趨庭受命而出莫敢仰視至淮上遂

移張俊下張宗顏軍淮西巨師古屯太平州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泗

州緩急爲聲援以劉錡軍駐鎮江以固根本

五月王倫偕金使來倫至會甯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達資

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布力言不

可東京留守額爾袞太祖子後改名宗簡按額爾袞舊作訛魯觀今改後仿此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敖

拉金宗室薩拉噶子後改名宗簡按額爾袞舊作訛魯觀今改後仿此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

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博勒郭位在幹布上達資額爾袞附之

由是博勒郭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太原少尹烏凌噶思

謀太常少卿石慶充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仝館伴之。仝備論敵情，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仝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尙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己講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于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

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

六月，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凡五頃，以奉先聖祠事。時玠僑于衢也。

建炎

初，孔子四十八代孫端友與其子玠從駕南渡，居于衢州。至是，賜田建廟，規制視曲阜。終宋之世，皆襲封爵。

秋七月，彗星見。

王倫復如金。秦檜復遣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曰：「左正言幸次膺。」

起字

季業州人。

以國恥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乃以母疾求補外。詔

從之

八月金始頒行官制

初金太祖用漢官賞左企弓等因置中書省樞密

院于廣甯

本遼顯州金置廣甯府今為縣屬盛京錦州府

而其國用事者未改女真官號舍音幹布

當國勸用漢官制度略倣中國之制立省寺府司太宗嘗下詔改定而

未畢至是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宇文虛中為之參定

其制

金以會甯為上京臨潢府為北京

會甯金之舊土初稱為內地至是升

為上京會甯府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

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

冬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

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

字德起溫州平陽人

為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

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

鄺延故將李世輔誘執金薩里千來歸金人追及之乃奔夏

世輔綏德

青湖入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

別部

都巡檢使世輔年十七隨父永

奇出入行陳

金人侵鄺延經略王庶募間者世輔往應募有敵入夜宿陶穴世輔繼陶穴補充隊

世世輔當
不但身受
金朝官爵
且為劉豫
使赴東京

竟甘爲其
子鈴轄于
宋之臣節
已大虧矣
及誘執金
將事不諧
而全家遇
害遂乃竄
身西夏立
效乞兵並
許取陝西
五路以歸
于夏意在
報復私仇
幾欲舉宋
之故地爲
夏人增拓
土疆所謂
心平宋室
者安在使
當時金人
以鄜延與
宋世輔必
難夏人兵
力不爲夏
臣耶迨自
絕于夏不
得已復歸
宋朝跡其
所爲不過
一進退失

將遷副將金人破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

恩乃爲彼用邪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寄密戒之曰汝若得

乘機卽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劉麟

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烏珠以萬

騎馳獵淮上與世輔獨立馬圍場間世輔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

欲執烏珠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烏珠授世輔知同

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教世輔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

于此擒其酋渡洛渭由虢歸朝第報知我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

赴同州卽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薩里千來同州世

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

憩高原望追騎益多薩里千搏頰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爲誓不得殺同

州人及害我骨肉薩里千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攜

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本後魏敷城隋改名元省故城在今鄜州洛川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卽挈

家出城至馬翅谷在鄜州南亦名馬尾崖爲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

以二十六人奔夏

趙鼎罷 初中書舍人潘良貴字子賤婺州金華人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久叱之

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字子政臨中人為之辨帝欲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

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字子欽南劍州沙縣人謂不應

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

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出

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它恐丞相不樂耳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

中甸濤句氏句龍氏之後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濤言戒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

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言劉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

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入辭言于帝

曰臣去後必有以孝悌之說脇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錢之鼎不為

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自再相無所施為或以為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癰當靜以養之若復更破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為相于國有大功再

以句龍如淵句龍為土正其後以名為氏如淵字行父永康軍道江人為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

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以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

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不便望陛下更思三

無是取宋 史因功 稍立戰 于此事 亦為褒 子諲 登定論 哉 廷臣奏 事或詳 悉數言 可了 即為時 稍久于 理何 傷豈舍 人 所宜叱 退 是子諲 未 乖對命 之 實德良 貴 之儀高 宗 欲抵其 罪 亦不為 過 及論救 不 已遂成 攻 許稍鼎 且 因之引 退 總由黨 同 伐異之 見 固解而 不 可綱紀 之 日飭亦 微

可見矣

檜揣知欲
宗決意高
和先難其
說以堅主
志及見其
不更游移
始出文字
贊成和議
遂不復慮
衆論動搖
而如淵輩
無恥之徒
復黨惡以
排異議于
是無所顧
忌得逞其
伎倆檜之
設心深險
誠不可測
然非高宗
存苟安之
見亦安能
幾行其意

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爲患中書舍人句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卽擢如淵爲中丞劾異議者卒成其志

金以張通古

字樂之易州人

爲江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

王倫至金

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簽書宣徽院事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爲封冊欲帝屈己以受之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於是衆論藉藉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洵洵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句龍如淵詣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它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

詣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檜

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効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復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將邀殺之以壞和議

十一月罷直學士院曾開字天游河南人詔羣臣議和金得失。貶樞密院編修官胡

銓字邦衡廬陵人監廣州都鹽倉。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

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

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尙

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然猶慮羣言，乃詔金國遣

使入境，欲朕屈已受和。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得失。于是開

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玘、李彌遜、字似之，吳縣人。尹焞、梁汝嘉、字仲護，處州麗水人。樓炤、蘇符

薛徽言、字德老，溫州人。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瑄、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伯宇

陽人。馮時中、字拱州人。許忻、趙雍，皆言不可和。胡銓抗疏極言，略曰：臣竊按王倫奉

賴頤緣宰臣無識，舉以使金，專務詐誕，欺罔天聽。今者無故誘致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割懷我也。陛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藩臣之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

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

國大誓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

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傳會檜議，遂得魯

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事，徒取充位如

此有如敵騎長驅，尙可折衝禦侮。邪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

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甯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

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中外，給諫臺諫及朝臣多救之。

檜迫于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錄銓疏千本，金人慕之，千金

刑中。論知慶州安遠縣，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事國，便敢爾。它日何所不至

邪？時李綱提舉洞霄宮，在福州亦上疏言王倫之歸與金使，僭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

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爲此名以遣使，其要求有五：必降詔書，

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檄文，欲朝廷宣布，明示州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事其號

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自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廢創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安遠蕭梁縣今屬瓊州府

王庶罷 庶論金不可和上疏者七見而言者六秦檜方挾金自重以爲

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邪檜大恨庶因乞免簽書和議文字且累疏求去遂罷爲資政殿大學士知潭州

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事 秦檜既定和議將押榜以兵部尙書李光有

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于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于尙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歸河南陝西故地通好于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

〔己未〕九年金天眷二年春正月大赦 以金國通和也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

之舉其鑑不遠敵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

者借令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

解士氣潛消彼或指瑕造謠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

況事理可憂又有甚于此者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

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議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

秦檜引用李光特欲藉其虛名以息羣議人既素不非乃竟隨同押榜是何爲者追聞淮南撤備始以言見忤而去情已晚矣

譏秦檜銜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于全勝期收地于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尙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讐隙

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

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之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其事客擬爲賀表璘欲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辦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

三月遣判大宗正事士褒

字立之郿康孝王仲御之子

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

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秦檜力建和議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旣入則九廟先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泣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卽日遣士褒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己益怒如圭遂謁告去

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辭不拜

先是資善堂丞善朱震疾亟薦焞

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繼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有淵源請以代震乃除焞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焞以和議爲非固辭不拜

以王倫爲東京留守

命倫交割地界又以周寧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

爲三京宣慰使已而倫至京金人遂歸河南陝西之地

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亳州及京西陝西

諸州地

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哲宗陵至暴露

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尋以路允迪爲南京留守孟庾兼東京留守李利用權留守西京

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

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

員節浮費益治屯田開墾之利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諸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拜受命

夏四月命樓炤宣諭陝西

炤至鳳翔承制以楊政爲熙河經略使吳璘

爲秦鳳經略使屯內地以保蜀郭浩爲鄜延經略使屯延安以守陝炤倚秦檜勢妄自尊大且好貨失將士心

罷權吏部尙書晏敦復

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誑之

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

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

五月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

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

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卽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薩里千。取陝西五路。歸于夏。世輔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患。令世輔圖之。世輔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還。夏主大悅。卽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玉樞。武臣多阿克。錄作聯訛今改爲陝西招撫使。世輔爲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

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多阿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多阿克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旣到此。乃令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出。刀斫多阿克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於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振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于河池。玠遣詣長安。見樓炤。炤承詔以爲護國軍。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率部下三千南來。帝撫勞

再三賜名顯忠

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自是夏受金人冊命。不復通使于宋。

仁孝改元大慶。號乾順曰崇宗。

開府儀同三司。四州宣撫使吳玠卒。

玠武安。

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

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既卒。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楷。

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清淨雖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贖少師。

士褒張燾還自河南。出燾知成都府。

士褒至鄂。岳飛請以輕騎從。洒掃。

實欲觀燾以伐謀。秦檜白止之。士褒出蔡潁。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

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宋民。遂入柏城。

在河南府鞏縣。

披歷榛莽。隨宜。

葺治。禮畢而還。詔封士褒為齊安郡王。張燾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

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讐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

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讐。帝默然。秦檜患之。

出燾知成都府。

秋七月。以胡世將

字承公宿之曾孫。

為四川宣撫副使。

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

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敵情。朝廷所以。

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耳。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

金人之禍及山陵高宗亦何忍復問況永昌以下諸陵之暴露發掘前此方庭實奉使歸嘗備言之亦何待再問或實燾僅渾涵以對不能直陳其

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金宋王博勒郭等謀反伏誅

金博勒郭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甚竟王

額爾袞爲左丞相復附之達賚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覺博勒郭額

爾袞皆伏誅以達賚屬尊釋不問已而達賚復以謀反伏誅

時金以達賚與杜充爲行臺

右丞相命下達賚謂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也何罪而使我降與杜充同伍遂復與翼王呼蘭等謀反事覺金主疑達賚與宋陰結故主割地遂命誅之達賚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其黨皆死呼蘭舊作驍順今改

王倫如金金人執之

烏珠言于金主曰達賚博勒郭主割河南與宋必

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卽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

倫卽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達賚謀反金人執之遣

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

徙倫居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金人祕之

冬十二月李光罷

光初謂可因和爲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

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

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柄懷姦誤國不

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庚申〕

十年金天眷三年

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

初將爲司農丞與監

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擢用將爲起居郎廷臣爲侍御史朝論大駭尙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于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檜患之至是以將爲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

故相李綱卒

諱忠定

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

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人必

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及是卒於福州贈少師

宋子曰綱知有

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禍難雖以護間窺斥屢瀕九死而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夏五月金烏珠薩里千分道南侵復破河南陝西州郡烏珠以歸河南

陝西地爲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

復幹布然之及達賚誅遂大閱國中兵于祁州命烏珠自黎陽趨河南

右監軍薩里千出河中趨陝西烏珠率孔彥舟等入汴遣烏嚙

郭爾多之子卽世宗

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于是東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

迪皆以城降權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拱州守臣王

慥亳州提轄魏經死之薩里千入同州趨永興軍權知軍事郝遠開門

納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遠近震恐

秦檜以其言不贊甚懼謂給事中湯燾曰金人欺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綱高